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一卷 语言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一卷 语言哲学

涂纪亮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济南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涂纪亮

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炜	王炳文	石毓彬	傅乐安
祁秀生	宋慧曾	苏国勋	何兆武
余 涌	张文杰	张尚水	张金言
张家龙	周国平	罗嘉昌	涂纪亮
崔同顺	章士嵘	程立显	滕守尧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一卷 语言哲学

涂纪亮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华光IV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875印张 5插图 296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9-00864-0

B·50 定价:21.50元

编 者 的 话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一书是以哲学中各个分支学科为单位，对当代最有名的西方哲学家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术著作，其目的在于向所有对当代西方哲学有兴趣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生、大学生以及业余爱好者，介绍每一分支学科的概貌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

本书共 10 卷，每卷侧重介绍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其中包括：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道德哲学、逻辑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人文哲学和社会哲学。因篇幅有限，本书未能把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等分支学科包括在内。

每卷的卷首都有一篇较长的导论，概括介绍该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历史演变、主要流派、基本观点以及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 and 影响等等，以便对该分支学科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概貌。

每卷从有关分支学科中挑选 10 名左右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分别对他们的生平和著作、学术观点和学术影响等进行相当详细的陈述，并作出适当的评论。为了反映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我们选入的哲学家大部分正活跃于哲学舞

台，少数已在最近二、三十年内去世，只有极少数哲学家死于第二次大战之前，由于他们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不把他们选入就难以反映该分支学科的历史发展。

本书选入的哲学家包罗了当代西方各主要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其中一部分属于英美哲学流派，如实用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批判理性主义、历史社会学派、科学实在论等，一部分属于欧洲大陆的哲学学派，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释义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还有一部分哲学家不属于以上列举的任何一个学派。

当代西方哲学家往往并不限于研究哲学中某一支学科，而是同时研究几个分支学科，例如，罗素、卡尔纳普、蒯因等人既是著名的逻辑学家，又是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有的还同时是科学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哲学家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方面，同时参考各卷人选的统筹安排，把他们列入有关的分支学科。例如，我们把罗素列入语言哲学卷，把卡尔纳普和蒯因列入逻辑哲学卷。在语言哲学卷中，我们侧重于介绍他们的语言哲学观点；在逻辑哲学卷中，则侧重于介绍他们的逻辑哲学观点，不过同时也兼顾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观点。

每篇评传均以客观介绍为主，评论为辅，由于所评介的哲学家大多在世，他们的哲学观点仍在发展和变化，因此，这里所作的介绍和评论只限于针对业已发表的著作。我们要求撰稿人根据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作出尽量准确、如实的介绍。在评论方面，编者充分尊重撰稿人的观点，一般未作改动。

对每卷中人名和地名的译名分别作了统一，卷末附有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对学术名词的译名未作统一，因为这往往涉

及撰稿人对学术名词的不同理解。

本书编委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逻辑学研究室、伦理学研究室、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和美学研究室，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以及山东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组成，负责本书的选题、组稿和编辑工作。撰稿人主要是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也有个别在国外的博士研究生。本书之得以顺利完成，主要有赖于以上这些同志的协力合作。此外，汝信同志为本书作序，山东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给与大力支持，对于以上所有这些同志的鼎力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导论”由涂纪亮撰写。

1989年1月

序

汝 信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就要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像这样系统地、分门别类地介绍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的多卷本著作，在我国还是首创，它对于推动我国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必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以来，随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西方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其中包括现代哲学也在我国广为传播。对当代西方哲学究竟应该作怎样的估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和分析，否则就很难对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作出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例如，有这样一种看法就不大符合实际，它认为，资产阶级在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取得政权后，资产阶级哲学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转为全面的反动。因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代表着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的顶峰和极限，而他们之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从19世纪20年代直到当代的发展，则毫无可取的合理因素，似乎只能充当所谓“反面教材”。这种看法尽管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中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却长期被用来作为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行评价的依据。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去考察和研究近一百多年来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发展,那就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既没有停滞不前,更没有崩溃瓦解,虽然存在着种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它却仍然在向前运动。与此相适应,西方哲学思想也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反映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的深化,对新的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新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已经突破了以往西方古典哲学的旧框架。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这种新发展、新成就,决不能视而不见,予以一笔抹杀。当然,当代西方哲学内容纷繁,流派众多,正确和谬误混杂在一起,应善于进行区分,决不能一刀切,必须在如实地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认真的深入研究,才能作出恰如其份的估价。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应该采取这种辩证的态度,既不应对它予以简单的否定,也不应对它盲目崇拜。简单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符合实际,违反了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表现。

认真地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过去如此,现在也仍然如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对立面,有比较才有鉴别,不了解、不研究这个对立面,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认识它的伟大时代意义。因此,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对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保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相互斗争和批判的关系,这样就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简单化和绝对化了。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它要改造整个旧世界,当然

不能不批判地对待旧世界的一切、包括思想在内，可是它也批判地对待自己，对自己的一切过时的东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不正确的东西，都毫不吝惜地予以扬弃。事实上，其他哲学派别也每天都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害怕批评，而是勇敢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是，特别是在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派别之间除了对抗和互相批评外，还有相互之间的对话的另一面。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排外的自我封闭的体系，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是总结人类文明的全部成就并不断汲取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丰富自身的开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它决不能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它不仅要通过对新时代的新问题的创造性探索，而且也要借助于对其他哲学派别的批评和对话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利用和吸收对方的一切积极因素并从而超越对方。其实，要真正驳倒对方也只能通过平等的、充分说理的方法，象过去搞“大批判”那样企图用打棍子的办法去打倒别人，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总之，我们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验证明，在当代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自我封闭是实现不了现代化，也是建不成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因此，必须坚持开放，面向世界，而要对外开放，就必然要跟西方各种哲学流派打交道，这些哲学思潮的涌入就难免泥沙俱下，有益的东西和有害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这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①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和批判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时所应遵循的原则。

^①《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目 录

导论	(1)
罗素	涂纪亮撰 (33)
斯特劳森	涂纪亮撰 (77)
戴维森	牟 博撰 (115)
达梅特	徐友渔撰 (177)
塞尔	陈启伟撰 (215)
克里普克	涂纪亮撰 (257)
乔姆斯基	尹大贻撰 (299)
德里达	张旭东撰 (341)
伽达默尔	涂纪亮撰 (387)

导 论

篇 目

一、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	(4)
二、语言的结构	(7)
三、语言、言语、文字和言语行为	(11)
四、指称理论	(15)
五、意义理论	(19)
六、真理理论	(23)
七、理解和解释	(27)

导 论

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在现代的信息社会中，语言具有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能够直接把握的就是表达思想的语言。要研究思维及其规律，只有通过思维的表现形式、即语言才能进行。

在西方哲学中，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古希腊到近代，许多哲学家都对语言进行过哲学考察，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考察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或先决条件。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反而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其他任何哲学学科都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这种观点就是分析哲学家所说的在本世纪初发生的“语言学的转向”，即认为西方哲学在相继经历了本体论阶段和认识论阶段之后，现在进入了语言哲学阶段。

按照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的观点，语言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本世纪初随着“语言学的转向”而建立的。从那时起到如今已经度过八十多年，但这门学科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说，它不具有一组赖以构成一个整体的、清楚明确的原理，不同的哲学流派对它作了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把语言哲学大致看作哲学中的这样一个学科或领域，它着重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的一般性质，研究语言的结构

和一般特征，研究词和语句、名称和摹状词、指称和意义、真理和必然性、意向性和言语行为、理解和解释等等问题。此外还研究语言和实在的关系，语言与意向、信息等心理因素的关系，以及语言与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等等的关系。

在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中，英美的分析哲学一向把语言哲学当作它的主要研究对象，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释义学等欧洲大陆学派，也对语言哲学提出许多重要理论。它们在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出发点、着重点以及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它们所形成的观点和得出的哲学结论也有所不同。本书选入了9位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其中属于分析哲学的6人，属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2人，属于释义学的1人。由于篇幅有限，还有许多对语言哲学作过深入研究的哲学家未能选入，不过，他们的语言哲学观点在本书其他某些卷中也部分涉及。

一、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大多重视语言哲学的研究，认为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澄清或解决哲学问题。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释义学等哲学流派，各自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对语言的分析和阐明。

胡塞尔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认为语言是思维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语言或思想符号的功能在于赋予难以把握的内在表象以直观的形象，使它作为符号与内在表象形影相随，从而使表达思想成为可能。他把语言表达式（Ausdruck）和一般的符号（Zeichen）区别开，认为语言表达式既可以具有标记或指示的功能，又一定具有表达或意

谓的功能，而一般的符号只具有标记的功能，没有表达的功能。语言表达式不只是发挥标记作用的一般符号，而且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标记的功能不是语言表达式的本质，一个表述式没有标记的功能，只具有表达的功能，仍然可以成为表达式。例如“圆的正方形”这个表达式没有指称的对象，不具有标记的功能，但仍有其意义，因为它仍具有表达功能。胡塞尔把表达式的表达功能称为意义意向活动，把标记功能称为意义实现活动。我们的语言交流主要依赖于这种意义意向活动，意义实现活动是次要的。在他看来，语言的现象学主要研究表达式的意义意向活动，即它的表达功能，而意识的现象学不仅研究表达式的意义意向活动，还研究它的意识直观活动。

伽达默尔从哲学释义学的立场出发，十分强调语言在理解和解释中的作用以及它的本体论地位，把语言问题看作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在他看来，理解或“解释意识”总是表现为语言，语言是理解和解释的中介，是释义学问题的起源和归宿。在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真正起中介作用的，不是什么心理学上的移情，而恰恰是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主要表现为语言，理解始终是一种对话形式，文本和解释者都不过是正在进行的语言过程的要素。因此，语言是理解和解释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理解和解释都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才能进行。不仅如此，语言还有它自己的本体论地位，它是我们遭遇世界的方式，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来理解世界，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从一方面说，世界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必须进入语言之中，通过语言向我们呈现出来，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从另一方面说，语言也只有依据于世界在它之中得到表现这一事实才获得它的真正的存在，语言不能脱离世界，语言的生命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

分析哲学家从与此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对语言在

哲学中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们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甚至唯一任务。例如，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即对思想进行逻辑阐明。石里克也说，他们不把哲学看作一个认识体系，而是看作一个活动体系，哲学是一种显示或者确定命题的意义的活动。卡尔纳普主张，哲学应当被关于科学的逻辑所取代，也就是被对于各门科学的概念和语句所作的逻辑分析所取代。赖尔认为，语言分析是哲学的唯一的和全部的职能，哲学的目标就是在语言的用法中找出那些反复出现的误解和荒谬理论的根源。总之，他们一致认为语言是哲学研究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对象，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弄清楚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中的概念或命题的意义。哲学家自己并没有发明什么一般的概念或命题，它们早已存在于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之中，哲学家只不过对它们进行分析，使之得到澄清。因此，哲学家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分析的活动。

分析哲学家之所以如此强调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一是由于他们把研究语言看作了解思想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哲学问题的钥匙，把研究语言看作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从而研究世界本身的一条捷径。二是由于他们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滥用或误用语言，许多哲学争论都可以归结为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当我们的语言没有正常地发挥作用时，哲学问题便产生了。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如果误解语言的逻辑，就会迷失方向，不管怎样努力研究，也始终达不到目的。哲学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迷路的。

我们承认语言在哲学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语言分析也是哲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同意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因为这缩小了哲学的内涵，贬低了哲学的意

义。我们也不同意他们关于通过语言分析就能消除哲学混乱的观点，因为并非所有的哲学混乱都产生于语言混乱，而往往是有其认识论根源或社会政治根源。尽管如此，也应看到他们的观点中含有不少合理因素，如胡塞尔对表达式和一般符号、表达功能和标记功能的区分，伽达默尔对语言作为理解和解释的中介的看法，以及分析哲学家对逻辑分析方法和概念分析方法的论述和应用等等。

二、语言的结构

对于语言的结构，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家和英美语言哲学家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粗略说来，前者侧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后者侧重于从逻辑学的角度。在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家中间，结构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为细致；在英美语言哲学家中间，则以形式语言学派的研究最为深入。

按照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一个封闭的、完整的、自主的符号系统，其中各个成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它服从于自己特有的内在秩序或内在规律。对语言系统既可以作历时态的研究，也可以作共时态的研究。他强调共时态的研究，也就是对一个时期内一种或多种语言作横断面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更能揭示出语言的结构。在对语言系统进行共时态研究时，他把语言分为许多成分，并把成分之间的关系分为“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组合关系”，认为语句中每个词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中确定的。他还把语言系统分为深层系统和表层系统。深层系统由社会因素构成，它是静止的、规范的，表层系统则是个人的言语表达，它受到个人的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因素的干扰。语言学着重研究语言的深层系统。